



# 镜子集

---

契诃夫小说选集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契诃夫小说选集十一

镜 子 集

汝 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Chekhov  
THE MIRROR,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镜 子 集  
〔俄〕契 诃 夫 著  
汝 龙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27,000  
1982 年 8 月新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00,001—42,000 册

书号：10188·341 定价：0.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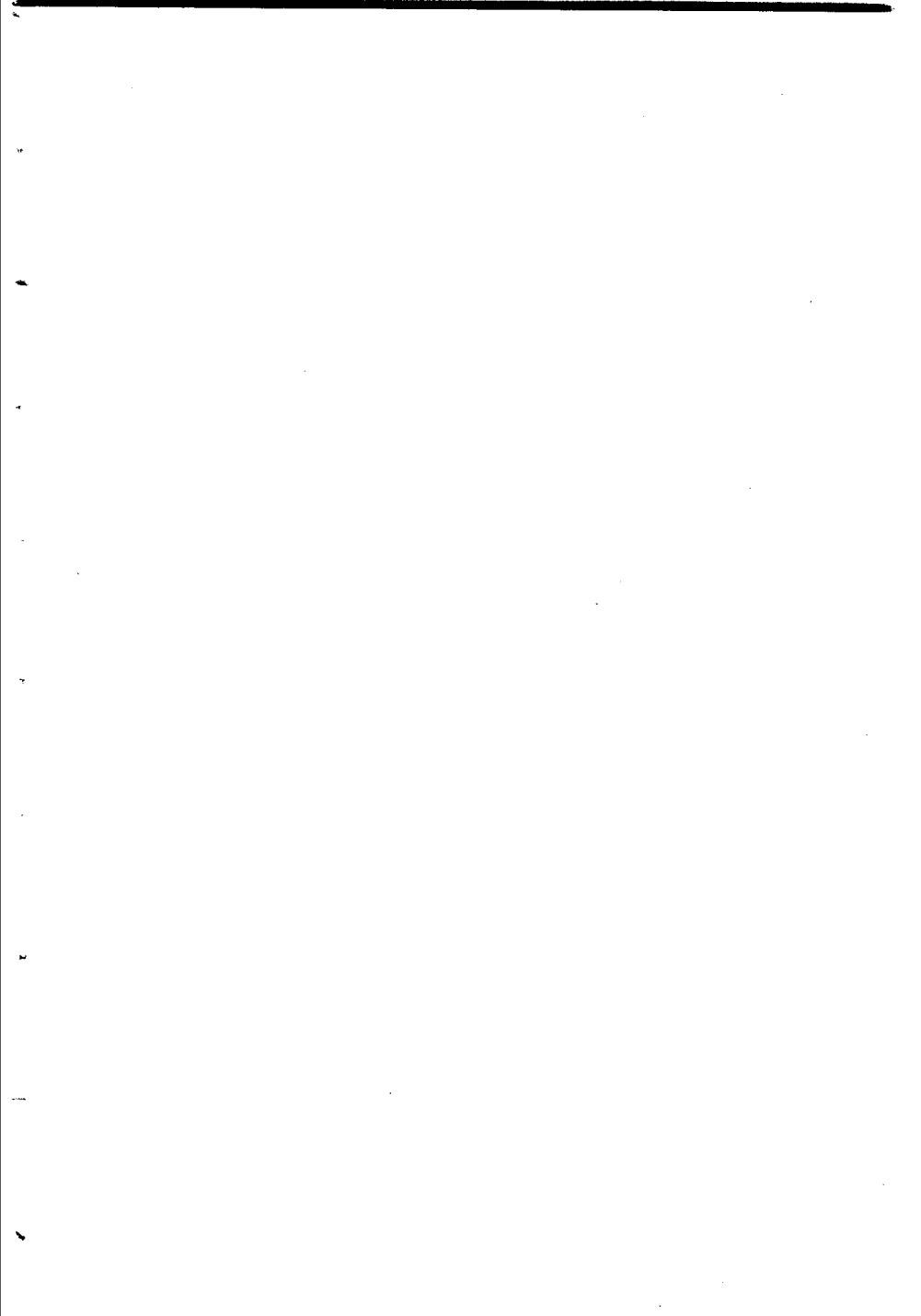
## 内 容 提 要

本集收两个短篇《镜子》和《葛里夏》，和另一个著名的中篇《草原》。关于它，高尔基写道：“要是我能够象他那样地来写草原，那多好！这一篇小说是芬芳的，轻快的，并且带了一种纯粹俄国味的，而又极富于梦幻的忧郁……”

# 目次

鏡子	三
葛里夏	一
草原	一七

鏡子集



## 鏡子

除夕夜，奈麗葉，一位地主兼將軍的女兒，一個年青漂亮的姑娘，一天到晚的想結婚。這時坐在她的房間裏，用疲乏的、半睜半閉的眼睛照着鏡子。她蒼白，緊張，跟鏡子那樣一動也不動。那實際並不存在卻又分明可以看見的一條又長又窄的走廊和夾道兩排無窮無盡的蠟燭的幻景，鏡子裏照出來的她的臉，她的手，她的身材——這一切已經變得朦朦朧朧罩在霧中，化成汪洋的、灰色的海了。那海在澎湃閃亮，時不時的現出一片赤紅的亮光……

瞧着奈麗葉的呆呆不動的眼睛和嘻開的嘴唇，人簡直說不清她究竟是在沉睡呢，還是醒着，其實呢，她是在看。起初她只看見一個笑容，一個人的眼睛的溫柔膩媚的表情，後來在那浮動的灰色背景上漸漸現出一個腦袋，兩條眉毛，一把鬚子的輪廓。這就是他，那個被命運注定的，那個長久的夢想和希望的對象。在奈麗葉，這個被命運注定的人是一切，是生活的意



義，是個人的幸福，是事業，是命運。他的四周，就跟鏡子裏的灰色背景一樣，一切全是黑暗，空虛，沒意義。因此，怪不得她看到眼前這個英俊的、溫柔的笑臉，會感到幸福，感到是用話語或紙筆所表達不出，形容不出的甜蜜的夢了。後來她又聽見他的聲音，還看見自己跟他一塊兒住在同一個房頂下面，她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打成了一片。在那灰色背景上，歲月流過去。奈麗葉清清楚楚，而且詳詳細細的看見了她的將來。

在灰色背景上，一個畫面跟着一個畫面。這時奈麗葉看見自己在一個冬天的夜晚敲着縣醫官司節潘·魯基奇的門。一條老狗在街門裏面嘎啞的、懶洋洋的吠叫。醫生的窗子一片漆黑。一切沉寂。

『看在上帝的面上，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奈麗葉喃喃的數說着。

不過後來花園的門總算吱吱嘎嘎的開了，奈麗葉看見了醫生的廚娘。

『大夫在家嗎？』

『他老人家睡了，』廚娘拿袖子蒙住嘴，好像不敢驚醒她的主人似的。『他剛從害熱病的病人那兒回來，吩咐下來，不准叫醒他。』

可是奈麗葉沒聽進廚娘的話去。她把廚娘推開，照直跑進醫生的房子。她穿過幾間黑暗

的、悶氣的房間，碰翻兩三把椅子，最後到了醫生的寢室。司節潘·魯基奇，沒穿外衣，穿着襯裏衣服躺在牀上，努起嘴唇吹着他那張開的手。他旁邊有一盞小小的夜燈在微微發亮。奈麗葉一句話也不說，坐下，哭起來。她哀哀的哭着，周身打抖。

『我丈夫病了！』她哽哽咽咽的說。司節潘·魯基奇沉默。他慢慢坐起來，拿手托着頭，用呆呆的、帶着睡意的眼睛瞧他的客人。『我丈夫病了！』奈麗葉接着說，抑制着自己的哭泣。『發發慈悲，快點去。趕快……趕快啊！』

『啊？』大夫唧噥一聲，吹着自己的手。

『去馬上就去！要不然……想起來真叫可怕！發發慈悲吧！』

臉色蒼白，聲嘶力竭的奈麗葉喘氣，嚥下自己的眼淚，開始向醫生述說她丈夫的病，她的說不出的恐懼。她的痛苦真會感動石頭的心呢，可是醫生瞧着手，往自己手裏吹氣——一動也不動。

『我明天去好了！』他喃喃的說。

『那可不行！』奈麗葉叫道。『我知道我丈夫害了傷寒！立刻……馬上要你去！』

『我……嗯……剛剛回來，』醫生喃喃的說。『過去三天裏面，我一直在外面看傷寒病』

人，我累得很，自己也病了……我簡直沒法去！絕對不能去！我自己也害了傷寒啦！您看！』

醫生拿一個體溫表放到她的跟前。

『我的體溫差不多有四十度了……我絕對不能去。我坐都坐不住了。原諒我。我要躺下了……』

醫生躺下來。

『可是我求求您，大夫，』奈麗葉絕望的呻吟道。『我央告您！發發慈悲，幫我的忙加一把勁，去吧！我會報答您，大夫！』

『哎呀呀……哪，我不是已經跟您說過了嘛。唉！』

奈麗葉跳起來，在寢室裏煩躁的走來走去。她全心全意要對大夫說個清楚，叫他明白：她想：只要他明白她的丈夫在她是多麼親愛，她是多麼不幸，他就會忘了他的疲勞，他的病。可是她怎樣纔能說得頑石點頭呢？

『去找地方議會的醫官好了，』她聽見司節潘·魯基奇的語聲。

● 『頑石點頭』的原文是『足夠的雄辯。』——中譯者。

『那可不行！他住得離這兒有五六十里，時間是寶貴的，馬也喫不消那麼長的路。從我們那兒到您這兒已經是七八十里，從這兒到地方議會的醫官那兒也有那麼多路。不行，那不可行去。司節潘·魯基奇。我求您做一回英雄氣概的事情去，做一件英雄氣概的事情！可憐可憐我們！』

『這簡直是沒法想像……我在發燒……我的腦袋昏昏沉沉……她卻不懂躲開我！』  
『可是您非去不可！您不能拒絕！那是自私自利！人得爲自己的鄰人犧牲自己的性命纔對您……您卻不肯去！我要上法院告您去。』

奈麗葉覺得自己在說出不得當的、不應該的辱罵的話，可是爲了丈夫的緣故，她卻能够忘掉邏輯，圓通，對別人的同情……做爲對於她的恫嚇的答覆，醫生一口氣喝乾一杯涼水。奈麗葉像頂頂卑賤的叫化子那樣哀求，央告……末後，醫生總算讓步了。他慢慢站起來，喘吁吁的，找他的上衣。

『在這兒！』奈麗葉喊道，幫他穿好。『我來替您穿。走！我會報答您……我一生一世感激您……』

可是叫人多麼心焦啊！穿好上衣，醫生又躺下了。奈麗葉攙他起來，拉他到前廳。在那兒，又

叫人心焦的忙亂了一通，穿雨鞋啦，披大衣啦……他的帽子找不到了……可是最後，奈麗葉總算跟醫生一塊兒坐在馬車裏了。現在他們只要趕完七八十里路，她的丈夫就可以得到醫生的幫助了。大地給黑暗包得緊緊的，人把手伸到自己的臉的前面，也會看不見……刮着寒冷的冬風。他們的車輪底下軋着冰塊。車夫不斷的停住車，搞不清該順那條路走纔對。

一路上，奈麗葉和醫生一聲不響。車子顛得厲害，可是他們既不覺得冷，也不覺着顛。

「走啊！走啊！」奈麗葉求車夫。

早晨五點鐘，那些跑累的馬兒纔走進院子。奈麗葉看見了熟悉的門戶，裝着唧筒的井，長排的馬房和糧倉。她總算到家了。

「等一等，我馬上就回來。」她把司節潘·魯基奇安置在飯廳的沙發上坐下後，對他說。「坐好，等一會兒，我去看看他怎麼樣了。」

等到從丈夫那兒回來，奈麗葉發現醫生躺下了。他躺在沙發上說昏話。

「大夫，請大夫……」

「啊？問宋木納好了！」司節潘·魯基奇喃喃的說。

「甚麼？」

「他們說在會議上……烏拉索夫說誰啊……甚麼？」

奈麗葉看見醫生跟她丈夫一樣的在說昏話，不由得心裏害怕。這可怎麼辦呢？

「我得去請地方議會的醫官纔行。」她決定。

於是緊跟着又是黑暗，刺骨的寒風，冰凍的土塊。她身心兩面都痛苦；千變萬化引人入迷的大自然，任憑怎樣耍花樣，怎樣欺騙，也不足以補償這些痛苦……

然後在那灰色背景上她看見她丈夫每年春天怎樣窘得沒錢付銀行押款的利息。他睡不着覺，她也睡不着覺，兩個人絞盡腦汁，弄得頭也痛了，極力想着怎樣纔能避免法院的法警的光臨。

她看見了她的子女；她永遠擔心着他們別着涼啦，害猩紅熱啦，發燒啦，白喉啦，學校中的壞分數啦，分離啦。養了一窠六七個崽子後，人該當死了。

那灰色背景還沒給死亡碰到。那是早晚要發生的。夫婦不會同時去世。不管怎樣，一個必須殯葬另一個。於是奈麗葉看見她丈夫要死了。這個可怕的變故極細致的呈獻在她的眼前。她看見棺材，蠟燭，教堂執事，甚至處理殯葬的人在前廳留下的足跡。

「這是爲甚麼，這到底是爲的甚麼呀？」她呆望着她丈夫的臉問道。

依她看來，先前她跟丈夫所過的那段生活好像是這個結局的愚蠢的前奏似的。

一件東西從奈麗葉的手裏落下來，噹的一聲掉在地板上。她喫一驚，跳起來，睜大眼睛。她看見一面鏡子躺在她的腳旁。另一面鏡子跟先前一樣立在桌子上。

她瞧着鏡子，看見一張淚痕斑斑的、蒼白的臉。現在沒有灰色的背景了。

『我剛纔一定睡着了，』她想，輕鬆的吁一口氣。

## 葛里夏

葛里夏，兩年零八個月以前出世的一個小胖子，跟奶媽一塊兒在林蔭路上蹣跚。他穿一件挺長的棉上衣，圍一條圍巾，戴一頂大帽子，毛茸茸的皮帽沿，穿一雙溫暖的高統靴。他覺得又熱又悶，這時再加上四月裏直照着他的臉那種調皮的陽光，刺得他的眼皮發痛。

他那整個笨拙的、邁步不穩的小身子表現了極度的迷惑。

這以前，葛里夏只見過一個長方形的世界；在那世界裏，一角安着他的床，一角擺着奶媽的箱子，一角放着一張椅子，一角點着一盞小燈。誰要是看一看床底下，就可以看見一個斷了胳膊的洋娃娃和一面鼓；奶媽的箱子後面呢，有許多雜樣的東西，紡車啦，沒蓋子的盒子啦，壞了的玩具●啦。在那世界裏，除了奶媽和葛里夏以外，常常有媽和貓。媽像洋娃娃，貓像爸爸

● 原文是 Jack-a-tandy，疑即 Jack-in-the box，是一個小盒，一開蓋子，就有木偶跳出。——中譯者。



的皮衣服，只是皮衣服沒有眼睛和尾巴。這個名叫嬰兒室的世界有一道門，通到一個大地方，他們在那兒喫飯，喝茶。那兒立着葛里夏的高腿椅子，牆上掛着一個鐘，它活着不幹別的，專搖它的擺，鏗鏘的敲響。從飯廳可以走進一個有紅圈椅的房間。這兒，在地毯上有一塊烏黑的甚麼東西。●關於那個東西，人人都朝葛里夏搖手指頭，叫他不要去碰。過去那個房間，還有一個房間，誰也不准進去，偶爾可以看見爸爸在那房間裏面——他是個非常捉摸不透的人！奶媽和媽媽是容易瞭解的：她們給葛里夏穿衣服，餵他東西吃，服侍他上床，可是爸爸爲甚麼活着，那可就不知道了。另外還有一個捉摸不透的人，姑姑，她送過葛里夏一面鼓。她時而出現了，時而不見了。她躲到哪兒去了？葛里夏不止一次翻床底下，看箱子背後，看沙發底下，可是她不在那兒……

在這新世界裏，太陽刺痛人的眼，而且有那麼多的爸爸，媽媽，姑姑，簡直不知道跑到誰身邊去好。可是，比甚麼都奇怪，都荒唐的，是馬兒。葛里夏瞧着它們的動彈的腿，簡直不懂是怎麼回事。他瞧一瞧奶媽，希望她來解答這個謎，可是她不言語。